

目 录

- 一、朱德同志在乐昌的故事.....
.....韩春华、刘国雄（ 1 ）
- 二、题乐昌诗词选.....
陶铸、杨应彬、陈能兴、李凌冰、李子德（ 15 ）
- 三、辛亥革命后乐昌县历任县长任职情况.....
.....赖 东（ 22 ）
- 四、中山大学农学院乐昌演习林场的变迁.....
.....侯铭昌（ 29 ）
- 五、日寇飞机轰炸东头街纪实.....
.....马镇西（ 32 ）
- 六、乐昌县私立培湘小学校史梗概.....
.....朱上轼、朱忠恒（ 37 ）
- 七、解放前夕的乐昌县法制系统简况.....
.....李德鸣（ 41 ）
- 八、国民党乐昌县党部成立经过.....
.....廖冶金（ 43 ）
- 九、丘鉴志生平简介..... 韦 文（ 46 ）
- 十、薛岳“不平则病”（转载）.....

.....	辛 楼 (48)
十一、薛岳往事 (转载)	
.....	文显瑞 (50)
十二、明代遗臣李秉中和他的《青莲山赋》	
.....	陈卫民、廖炳煜、梁伯坚、邓贯然 (51)
十三、征稿启事	(56)

朱德同志在乐昌的故事

韩春华 刘国雄

地处粤北的乐昌县，是朱德和陈毅同志当年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这里与湘南、粤北地方党领导同志会合，策划智取宜章，组织湘南暴动的重要地点。长久以来，人们十分怀念朱德同志，追忆往昔朱德同志许多动人的故事。

一、群英聚会杨家寨

一九二七年冬，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军辗转来到粤北，为了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隐蔽待机，设法寻找上级党组织。朱德同志决定利用和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把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暂时挂上“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陈毅任团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部队驻扎在曲江县犁铺头，进行全面整训，并补充了六万发步枪子弹。一个月后，被李济琛所发现。于是电令范石生，就地解决一四〇团，并逮捕朱德。范石生为顾全与朱德的友谊，暗中将消息通知朱德。朱德召集陈毅、王尔琢、龚楚（注）商议，决定立即集合部队，砍断电杆，割断电话线，突击弹药库、缴获大量弹药，迅速撤离犁铺头。

这时，恰巧湘粤边地方党组织派胡少海和李光中等到犁铺头与南昌起义军联系。胡少海一家是宜章的大土豪，排行第五，人称胡老五，公开身份是曾任国民党军的团长，是杨家寨姚氏婆子的契子。李光中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在信丰整编时被派回乐昌恢复农运工作的负责人。由于这些关系，朱德决定由龚楚、胡少海和李光中作向导，部队经仁化县的董塘、石塘，进入乐昌县楼下，在长来圩渡过武江，沿黄坪、大小洞等山区向湘粤边境的大坪杨家寨进发。

杨家寨是个拥有三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地处乐昌、宜章、乳源三县交界处。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田连阡陌，林木繁茂，是个屯兵的好地方。村边还有一眼温泉，名曰汤湖。这是宜章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杨子达和乐昌农运领导人杨高林祖居之地。所以，农运活动较早，群众基础较好。南昌起义军中被派回乐昌组织农民运动的李二德与杨子达同志事先来到村上，迎候着朱德同志的队伍。群众得知部队要在这里驻扎时，全村都沸腾起来，各家各户都忙着磨豆腐、炸油糍，杨家寨父老还挑选了村中的大肥猪来慰劳部队。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夕照苍山风送爽，杨家寨上迎亲人。一支威武雄壮、装备精良的部队，经大瑶山来到杨家寨村头。朱德和陈毅等下马缓步而行，杨子达、李二德和村上的父老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朱德的手，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泪珠从脸上滚落下来，朱德边走边安慰着他们。

这时，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响彻山谷，人们夹道欢迎部队进村。李光中对大伙说：“这是王团长带来的工农武装。”朱德和其他同志满面笑容地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进村后，部队驻扎在几间大书房里，为了减少群众的麻烦，战士们有

的用稻草或用木板铺在地上作床，有的索性在楼板上摊起铺头。司令部设在贤官阁的文奎楼上。

住宿安排妥当，杨子达对朱德说：“朱军长，同志们行军辛苦了，这里有温泉，请大家洗个澡。”朱德回答说：“好，谢谢你！”然后对王尔琢说：“参谋长，请你安排一下”。王尔琢应了声便下楼去了。

王尔琢刚出门，就碰上了姚氏婆子端着一托盘雪白的油糍进贤官阁来，油糍还发出吱吱的响声，这是刚出油锅的，因为她怕凉了发硬，所以走起路来还带点小跑，托意险些撞在王尔琢身上。

“熬古！熬古！在哪子！”姚氏婆子边找边吆喝。胡少海又名胡熬。杨家寨是客家话地区，唤男子常在名字后面加上古字，唤女子常在名字后面加上嫲字，用古和嫲来区别男和女。姚氏婆子习惯唤胡少海为“熬古”。

胡少海闻声从窗户探出半个身子来回答：“契妈，我在楼上。”姚氏婆子转过两间屋。噔噔噔一口气上了文奎楼，胡少海接过托盘，向契妈介绍朱德、陈毅等同志。朱德站起来招手：“阿婆，辛苦你了。”陈毅迎了上去：“这边坐，您老人家身体满硬朗咧。”他边说边端过凳子让姚氏婆子坐下，“有麻介好食的，这号东西不晓得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凑热食吧！”姚氏婆子边说边理着头发。胡少海把托盘放在桌子中央，于是几个人用竹筷子夹着油糍嚼起来。“满好的手艺”，朱德称赞道，陈毅附和着：“又香又脆，味道很好，城里的大馆子还比不上你的手艺哟。”姚氏婆子乐得合不上嘴，只见牙齿，不见眼睛：“看你说的，好食就多食几个吧！”

夜深人静，战士已入梦乡，文奎楼上仍是灯火通明，两张柏木八仙桌并在一块，桌上摊开了军事地图，这里正举行军事会议。陈毅首先说：“先请地方党的同志说说，看看哪位同志打个开台锣鼓？”

杨子达接着介绍了宜章的情况，他说：“宜章城内只有民团四百多人驻守，力量薄弱，枪枝不足，没有无线电台，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不知道你们脱离十六军的消息。”胡少海补充道：“他们要求我到粤北搬兵，意图是要求增援部队来镇压农民暴动。”李二德接着介绍了坪石的情况，他说：“胡凤璋盘踞在坪石，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前几年曾杀害我县农运领导人李传楷，群众迫切要求报仇。今天上午，胡凤璋部下透露，说十六军有个团长反水，坪石要加强防范。在谈到坪石农运组织情况时，李光中说：“坪石目前已组织了九个犁头会，两个航业工会，一个游击中队，随时可拉起一支两三百人的队伍，就是装备太差，平均五个人才有一支步枪。”

朱德双手拢在背后，跨开两脚站立，细心听取大家的发言，还不时躬着身子看看地图。末了，他露出笑容说：“好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胡少海同志豪门富户的身份出面，一四〇团的番号不改，由胡少海同志带两个连从迳口进入宜章，伺机行动。”

陈毅提出：“这一千二百六十多人怎样安排？”“兵分两路。”朱德边说边做了个合击的动作。王尔琢问道：“胡凤璋已知我们脱离十六军，但尚不知我们的行动方向，对他……”朱德回答说：“兵贵神速，封住他的嘴巴，以防破坏我们的军事意图。”

意见统一以后，朱德提出：“明天我们离村时，在村边烧他几间茅房，搞一点儿破坏，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胡少海一听急了，连忙摆着手：“要不得，要不得，部队我接来的，这里又有契妈、同年，烧了屋子，把罪过归在我身上，以后我怎么见乡亲父老？！”

朱德严肃地解释道：“我们放火，他们救火，不会造成大的损失，若不烧这几间房屋，将来我们走后，恐怕连厕所板都保不住哟。”

“为什么？”胡少海不解地问。

朱德说：“要知道，我们现在穿的是国民党的衣服，干的是共产党的事情，就是要给敌人一个错觉，杨家寨上没有共产党人。”

“群众不懂这一套，还会说我们反义，这样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丢掉这块地盘。”胡少海仍无法接受朱德的意见，军事会议持续到鸡鸣。

湘南起义，大败许克祥于坪石，成千上万的起义军、农军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朱毛会师后，反动派得知杨家寨原来就是朱德策划湘南暴动的地方，于是进行疯狂的反扑。杨家寨遭到了一次洗劫。这个三百余户的村庄，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成了一片瓦砾。村中群众一百二十余人惨遭杀害。现在老人们谈到这一事件，都悔恨当年没听朱德同志的话。

二、围困胡凤璋

胡凤璋是个盘踞在湘粤赣边境的穷凶极恶的土匪司令，他与官商豪绅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当他得悉范石生部有一个团支持犁头会攻打民团，如今脱离了十六军时，他想：这支部队如果来到坪石，吃掉我的地盘，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他一方面派人侦察，火速通知他在汝城的土匪儿子；另一方面，调集匪部，加强坪石的防卫能力。

朱德在杨家寨军事会议上，制定了智取宜章的行动方案。地方党组织反映，胡凤璋已知我军脱离范石生部。怎样对付胡匪？他经过周密的考虑决定：先切断胡匪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与宜章的联系，以利我军在宜章的行动。于是，部队由杨家寨群众杨双前作向导，抄近路直逼坪石，迅速控制了武江沿岸的码头和坪石街环山的制高点。

胡凤璋在匪巢两端的街口用石块、肉案、盐垛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外面是闸门，房顶和工事上架着轻机枪和步枪。

为了不让胡匪突围，朱德命令李光中组织战士，顶着八仙桌，桌面和周围铺上几层浇湿水的棉胎，轮番向胡匪佯攻。还组织几批战士此起彼伏地呼喊：“活捉胡凤璋！”为了节省弹药，还不时在铁桶里燃放几串鞭炮，以代替枪声。

胡匪见来势凶猛，觉察到自己已身陷包围圈，逃跑和突围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外地土匪兵的增援上。他猜测：这就是范石生反水的团长，我跟他有何冤仇？胡神智

慌乱，只要听到枪声或我军呼喊，就下意识地发出命令：“打！死也要给我顶住，谁要临阵退缩，老子就枪毙他！”匪兵们不敢不依，只得拚命打枪，壮壮自己的胆子。

胡凤璋被我军围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的大儿子胡汉南闻讯率部前来营救，行至离坪石一里多地的皈上岭，就遭到我军的阻击。这些乌合之众，自然没有战斗能力，只一交锋，胡汉南当场被我军击毙，匪兵们大惊失色，丢下胡汉南的尸体，各自逃命去了。

此时，皈塘农军闻说王团长攻打胡凤璋，便手持鸟铳、梭标赶来助战。他们看到仇人胡汉南成了岭上鬼，无不拍手称快说：“过去他火烧皈塘，今天他罪有应得！”

驻扎在离坪石二十里的胡匪营长欧水发也带队前来增援，他得知胡汉南一命呜呼，又看到我军封锁严密，不敢轻举妄动。

我军接到智取宜章胜利的消息，部队奉命撤出坪石，集结于宜章。欧水发壮起胆子带领匪兵进入坪石，他急匆匆地走进胡凤璋的巢穴报丧：“卑职来迟，使司令受惊了。”

胡凤璋问道：“为何按兵不动，贪生怕死？”

“因见大少爷都被共军击毙，小的更是无能为力了。”

“啊！”胡凤璋差点昏了过去，他双手发麻，嘴唇发紫，声音颤抖，死死地揪住欧水发的领子：“你为何见死不救？”

“等我赶到坪石，大少爷他已经被……”欧水发战战兢兢地话也说不完整了。

胡凤璋打断欧水发的话，吼叫着：“你贪生怕死，贻误战机，断送了我儿子的性命，该当何罪？”

欧水发跪地求饶：“司令，这……”

“拉出去，就地枪决！”

“司令，冤枉呀！冤枉呀！”欧水发发出最后的哀鸣。

咣咣两声枪响，结束了欧水发的狗命，而胡凤璋则象烂泥一团，滚落在躺椅上。

三、痛歼许克祥

宜章的年关暴动，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官僚和豪绅，成立苏维埃政权，分地分粮，大快民心。南昌起义军正式宣布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朱德担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师下辖两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公开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镰刀斧头红旗，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朱德意料到国民党反动派决不罢休，必然会加派重兵，扑灭革命的烈火，一场规模较大的战斗即将来临。于是决定，工农革命军全部撤出宜章城，隐蔽在湘粤边境的圣公坛山地，准备迎击敌人。宜章、乐昌两县农军则化整为零，潜伏在乡村和山区，待机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到处散布“红军打回广东去了”的空气，以此迷惑敌人。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席卷湘南各县，蒋介石为了镇压工农运动，命令湖南省主席何键调湘军一师进驻郴州，又命令驻扎在粤北的国民党军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进驻乐昌坪石，妄图分南北两路进攻宜章，一举歼灭我南昌起义军。

湘军长驱直入宜章，未曾遇到我军的抵抗，于是，以“克复宜章，逐共匪回窜广东”为名，向上级报功领赏去了。何键接到报告，亦不分真假，即将该师调回衡阳。

许克祥带领二十四师从乐昌移驻坪石，他自鸣得意，心想：我许某已不是长沙的团长了，而是位拥有五个团兵力的师长，想那共军只不过一个团的残部，岂是我的对手？他先要炫耀一番他的实力，抖一抖他的威风，于是，在酒醉饭饱之余，或吸足鸦片之后，免不了要在街里转上一圈。坪石街本来就狭窄，许克祥一出门，就用四十支快慢机的马弁队伍，前呼后拥，把条街塞得水泄不通。

工农革命军广大官兵听到“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从乐昌、坪石一带前来进攻，个个义愤填膺，人人磨拳擦掌，决心迎头痛击敌人。朱德等领导人拟定的作战方案是：选择一处背后靠山的战场，把敌人引导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去，然后截断敌人的运输线，攻击他的侧翼，最后锁住袋口，加以围歼。并决定由朱德、陈毅打正面，王尔琢打包抄，宜章、乐昌农军攻其左右两翼。

开始，许克祥派一个团成一字长蛇，前来试探，我军只用一个营迎击，交锋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就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许克祥恼羞成怒，过了数日，气势汹汹，杀奔而来。他以实力最强的教导团贺国光部为前导，行至宜章岩泉圩北端的高地，与我军展开了遭遇战，我军以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在黄昏前击溃贺国光的主力，其残部被我军追至栗源堡附近时又歼灭一部份，我军士气大振，勇猛异常，当晚，在栗源堡宿营。

次日上午，我军乘胜追击，直至乐昌武阳司河边，又遭

到许克祥两个团的阻击，农民们听说“农民刽子手”许克祥亲自带队来了，便拿起棍棒、大刀、铁叉、土枪等各种武器，参加战斗，成千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大家都要活捉许克祥。这时，朱德、陈毅率我主力部队攻打许克祥的主力部队，农民则破坏许克祥的运输线，把敌人的残兵败将当野猪来打。一营敌军想跨过武阳司河上的木桥，夺路而逃，因人多拥挤，木桥塌了下来，全部人马跌进河里，农民围在沿河两岸，上下追逐，敌人有被农军开枪打死的，有被农军梭枪戳伤的，爬上岸的则被农民活活打死，上不得岸的则被河水淹没，溺死于江中。

近午，敌人设在长岗岭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我军突破，许克祥另一团增援部队还来不及摆开，就被他们自己败阵下来的部队所冲乱。王尔琢指挥部队从左右两侧包抄过去，敌军无力抵抗，残部只得向坪石败退。我军来不及清理战场，仍继续追击，直捣许匪老巢坪石。这时，许匪师部和直属部队，因我军追击来势紧迫，无法部署抵抗，有的脱去军装，有的把枪枝弹药投入河中，只顾溺水逃命，敌兵或因水性不好，或因神经紧张，在坪石被河水淹死的不下三百人。

狡猾的匪首许克祥抛开他的马弁和亲信，剥掉军装，换上一套抢来的百姓便服，偷偷地弄来一只小船，顺流急下，独自逃命去了。当他败走蔚岭关逃到乐昌九峰收罗他的残部时，官兵不足百人，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了。

坪石大捷缴获步枪二千余支，手枪百余支，重机枪十多挺，迫击炮八门，马十三匹，军需品、粮食和银洋，足够供应一个整师，把街道堆得没处下脚，人们上街，必须爬过这些军需品才能通过。

战斗结束，立即清理战场。朱德发现许匪各部煮好的午饭，散发着热气和香味，敌人还没来得及吃饭，就逃之夭夭了。看到这种情景，他笑着：“怎么搞的，许克祥还给我们准备了午饭？”王尔琢接着说：“根据他的表现，应命名许克祥为许送枪，或许送饭。”陈毅提高嗓门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的手下败将许克祥，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他留下这么多的饭菜，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本事吃完，任务满艰巨的哟，要请大家齐心协力，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把它消灭掉！”

说话间，坪石街的各界群众臂系红布条，抬着慰劳品，拥向街头，拥向工农革命军的领导，表示支持革命，庆祝胜利！

四、坪石试炮

南昌起义军在宜章、乐昌农军的紧密配合下，全歼“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一个整师。被我缴获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塞满了坪石街道，人们上街，就得爬过几座堆积如山的战利品。战士们喜气洋洋地忙着清点物资，抬的抬，扛的扛、挑的挑、好不热闹。身材魁梧的李二德，双手就象提着小鸡似地提着军需物资，在街上来回奔跑着。人们说他跑步速度可以追上一条猎狗。

坪石大捷最令乐昌农军开心的是缴获了三门迫击炮。李二德说：“这可是土佬古开了洋荤。”农军营长李家泉带领战士们把迫击炮扛到了拱桥脚的草坪里。有的战士左瞧瞧，右望望，看不出个名堂来；有的战士东摸摸，西弄弄，想不

出个道道来。大家都纳闷：

“这种炮在哪里点火的？”

“这铁筒子，连个板机都没有，炮弹怎么打出去的？”

“炮筒还没有步枪的枪管长，它有多大的威力？”

有的自作聪明，自问自答：“一发炮弹总当得两个手榴弹吧！”

众说纷云，有的猜测，有的半信半疑，没有一个人能作出明确和正确的判断。

李二德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但自己也没有打过这种炮，就说：“不管怎样，总比我们的鸟铳、抬枪强得多，不然还叫什么洋炮？”他以为自己的解释会使大家满意。

农军营长李家泉逗着趣说：“怪不得你很会说话，嘴巴红就是会说话的标记。”李家泉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

与此同时，朱德和陈毅同志在李光中陪同下来到拱桥脚的草坪里。他们是来看望乐昌农军战士的。朱德看到草坪里堆着的战利品，指着迫击炮问道：“这些是许克祥送的？”李家泉立正回答道：“报告朱军长，这是我农军独立营缴获的战利品。”陈毅风趣地说：“你们也得给许克洋写封感谢信，好让他带给他们的蒋总裁呀！”一席话，乐得战士们前俯后仰。

“你们的炮手同志呢？”朱德问。

“以前我们只有抬枪，没有炮，所以没有炮手。”李家泉回答。

“土炮手里哪些同志会打洋炮的？”

这一下问得个个面面相觑，顿时鸦雀无声，气氛严肃起来，有的扫视着周围，等待会打炮的同志站出来；有的尽量

压低自己的身子，藏在别人背后，企图避开朱德的视线。

“不懂得没啥子关系，那个也不是天生就懂的，学一学就会懂。”朱德见气氛缓和了些，继续说：“要战胜反动派，光会用梭标、鸟铳还不够，还得学会用先进的武器，学会打机枪、打炮、开坦克、开飞机。”接着又转向李光中：

“李光中同志，你会打吗？”

“在北伐军时学过。”

“请你来打几发，给大家开开眼界。”

“一年多没摸过了，怕打不好。”

“不要紧，多打几发，就可以掌握它的性能。”朱德鼓励道，然后手指正前方山头的一块巨石：“就以那块石头为靶子吧！”

李光中目测了距离，调整了炮位角度，填进了一发炮弹，只听嗖地一下，接着，轰地一声，炮弹在对面山头炸开了。

好家伙，这拳头般粗的炮弹，竟把对面山炸出了一个坑。农军战士看得出了神，并不去理会是否命中目标。而李光中的耳朵感到有些发热，因为炮弹打偏了，未能命中目标。

朱德眯缝着眼睛看了一下对面山头，又转身看了看李光中的表情，安慰道：“没关系，三天不练手生，何况你一年多没摸了呢！”

“军长，还是请您来吧，您是老师！”李光中显得有点胆怯了。

“功多艺熟嘛，来，大胆的打！”朱德接过一发炮弹，送到李光中面前。

“是！”李光中行了个注目礼，迅速校正炮位，他接过炮弹，利索地填进炮膛，一切动作，用了不到一分钟。又听得轰地一响，炮弹正好落在巨石上，紧接着就是哗啦啦的响声，被炸碎的石块从崖上跌落下来。农军战士们鼓掌、欢呼、跳跃。

朱德笑容满面地拍了拍李光中的肩膀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这话有道理啊！”这时，农军战士围拢过来，朱德接着说：“同志们呀，缴了敌人的武器不会用，它就不如一根烧火棍，怎么办？请个教员来教教，大家当学生好吗？”

“远水难救近火，我们就地取材，能者为师，就请李光中同志当老师。”陈毅说完，把李光中推到前面。

“全体集合！”李家泉营长赶忙整理队伍，利用战斗间隙，组织战士学习。

注：龚楚，乐昌县长来村人。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参加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乐昌农军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潮汕失利后，龚潜回乐昌。后得悉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国民党十六军范石生的部队里，驻扎在曲江县犁铺头，龚前去联系，范石生任命他为一四〇团团副。湘南起义后，龚任红四军二十九团党代表。百色起义时龚楚任红七军参谋长。在中央苏区，当过红七军军长，赣南军区司令。一九三五年五月龚楚在湘南叛离红军，投入国民党，任过国民党韶关地区专员。一九四九年我军解放乐昌，一九五〇年春，龚率国民党随从部队一个营向解放军投诚。

题乐昌诗词选

过九峰

陶铸

三十年前此地过
山头独立恨难磨
南望羊城狐鼠笑
北投衡岳虎狼多
挥戈永赖英明策
返日终奏胜利歌
重睹峰峦青翠甚
桃源从此绝秦苛

注：陶铸同志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后，回湖南工作，曾路过九峰。一九五八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来乐昌视察工作，三十年后重登九峰，江山已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故有此作。